

朱子語類

廿三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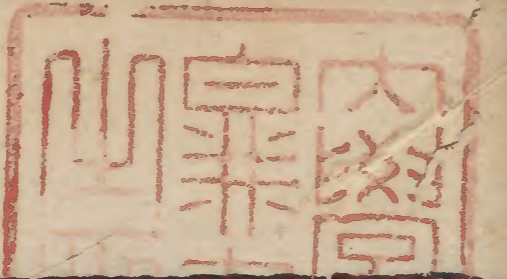
			五二五七	漢書門
三〇九	九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二五七	漢		
三〇九	書		
四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 6 )	
函號	298	249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三言十段

論語五

為政篇下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

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植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兩

好則民不從義剛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它須知道未

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屬了時德是歸之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



全無所作爲但德備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爲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

爲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然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上蔡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北斗同衆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居其所可學

衆問爲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爲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爲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惹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得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爲德也爲政以德者不是扣德去爲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紐天動而樞紐不動不動者正樞紐位

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六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此字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子蒙問北辰北極也不言極而言辰何義曰辰是大星又云星之界分亦謂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箇界分極星亦微轉只是不離其所不是星全不動是箇傘腦上一位子不離其所因舉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樞紐論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字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簾子樣之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椿底點子雖也隨那



盤子轉却近那搭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子規那極星見其  
動來動去只在管子裏面不動出面向來人說北極這星北極  
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極頭  
邊而極星在極星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庚節說日  
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度即十二辰辰  
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  
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又曰天轉也非東  
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義剛言樓上運儀可見曰是  
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曰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  
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  
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  
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義剛  
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為天  
之機也以其在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

常居中 自

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處却不認北極  
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  
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是為北極  
居中不動眾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  
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造相當即是北極  
否曰然又問太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  
一星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  
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  
侍傍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  
問謝氏云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謂以  
其所建周於十二辰者曰是北斗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  
當南只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  
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沈存中謂始以管子規其極  
星不入管後旋大其管方見極星在管子中轉一之



子上問北極曰北極自是北極居中不動者史記天官書可見

謝顯道所說者乃北斗北斗固運轉也

云

問集注乃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為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為非是盡廢了許名簿書之類但是我自有是德而被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義剛

多

行道而有得於身身當改作心諸經注皆如此又曰古人製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此理

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及改

此是通例安卿曰得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於身

不

曰如此較牢固真箇是得而不走失了義剛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味

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明作

問為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只得做如何不做得

只是不生事擾民但為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此德便要

民歸我如齊相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蒐以示禮代

原以示信之類但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之非有心欲民

之服也備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人不

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

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

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

自明格如實錄云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曰此不是問邵漢臣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是如何漢臣對德者有道於身

之謂自然又自感化曰看此語程先生說得也未盡只說無

為還當無為而治無為而不治這合看得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則莫敢不正而天下歸之却方與譬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相似邵因舉集注中所備錄者曰下面有許多話却亦自分曉賀孫

問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無為孔子嘗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是已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卓云賀孫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出先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日先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這是一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不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

學

謂

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高曲折去處都觸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東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孫居父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賀孫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佐或問思無邪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祖道

問思無邪曰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豈詩之功



用能使人無邪也

徐開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

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

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

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折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

無邪道夫

耳

思無邪乃是聖使讀詩人思無邪其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

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

洵之詩果無邪耶其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

溱洵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

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

所愧耻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

某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管籥其詩則固存也如

榘榘有宮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

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

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

詩也如二南國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

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

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大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

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大史之評自來必是何必泥乎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先生笑曰如呂伯恭之說

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之詩都

如此看來只是說得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實緩不迫優柔

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眼矣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

太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

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二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

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



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  
聚中等詩若以為刺則是挾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  
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  
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  
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  
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  
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其  
力量節律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  
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  
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及之云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  
乎禮義者可學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  
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  
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

却不指許多亂說某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  
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  
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  
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是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  
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  
得人思無邪其它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  
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  
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子約  
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待取來看都只是說得序通某意  
間非獨將序下文去了有句甚麼也亦去了且如漢廣詩下  
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德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  
說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  
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于國曰群臣  
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



追

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  
 又考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  
 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要為備有美刺  
 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意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  
 自然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  
 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  
 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說召康公  
 戒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王中間一截是幾時  
 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  
 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有可疑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  
 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得許多如大史公說古詩三千篇  
 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賀孫  
 問集注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  
 人之逸德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

裁

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  
 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其言思  
 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  
 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  
 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何必詩曰它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  
 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刪之以天理集注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而懲惡其用皆要使人思無邪  
 而已云云曰便是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情性之正如關雎  
 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性之正豈中興  
 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  
 揀得許多詩往往只是判定聖人當來判定好底詩揆吟咏  
 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又曰詩三百  
 篇雖彙中與奔等詩亦要使人思無邪只言頌思無邪一句  
 可以當得三百篇之義猶云三百篇詩雖各因事而被其用



歸於使人思無邪然未若思無邪一句說得有截分別南軒

文振問思無邪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擇得許多詩夫子

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判定而已聖人當來判定好底詩便要

吟詠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此日要人

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魯

頌中一言足以盡之時宰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

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

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欲敘輕率定次序却引思無邪

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寓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

事無邪爾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

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

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聖我思有縞衣暴巾

御樂我負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賦風亦無邪思也為臣

匪聊凱

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使分

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

則非邪也故其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廣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程子說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

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注

問

說要使人得性情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

文

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兩皆出於正便會無邪

若

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贊孫

問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

便

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



也時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况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泛看過子細思量極有義理要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賀孫

問思無邪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義剛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

說也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固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又曰思無邪有兩般伊川誠也之說也麤個問思無邪誠也曰人聲音笑貌或有似誠者然心有不然則不可謂之誠至於所思皆無邪安得不謂之誠夔孫

因潘子善問詩三百章遂語諸生伊川解思無邪一句如何只着一箇誠也伊川非是不會說只着此二字不可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得出思無邪誠也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正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賀孫

義剛說思無邪集注云誠也之意先生曰伊川不是不會說却將一誠字解了且如今人固有言無邪者亦有事無邪者然



未知其心如何惟思無邪則是其心誠實矣又曰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焉軍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之意義剛

若問思無邪曰人之踐履處可以無過失若思慮亦至於無邪則是徹底誠實安得不謂之誠入傑

李元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便是情性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於情性之正卓

問思無邪曰只此一言盡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只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之所以為教地富池

一地字無

問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其

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富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思無邪



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留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人傑○去偽錄云此一句出處止是說馬孔子

揚士訓尹叔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

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之辭若自

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今若祇守着兩句如何做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

所興起感發然後可謂之思無邪真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

可以言毋不敬道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是渾

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遊

騎不可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護

軍不敬思無邪毋不敬是渾然底思是已萌此處只爭此寸許

渾

上蔡說思無邪一條未甚親切東萊詩記編在櫛切頭看它意

只說得箇詩可以怨底意如何說思無邪賀義

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

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

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之思不是如此

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

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與以下數句

須是思無邪一語甚關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

詩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

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

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

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

問周氏說思無邪皆無心而思無心恐無緣有思曰不成三代

直道而行人皆無心而思此是從引三代直道便誤認了

道之以政章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  
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  
禮不可聖人為天下何曾廢刑政來格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  
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  
以教國人宜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首條

或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有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  
為之規矩如何齊得它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  
有所改及問格字曰是合格及格之格使之合法度而已難

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纔說禮便自有箇中制賢者可以俯  
而就之不肖者便可企而及之矣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  
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  
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

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  
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儻然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  
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  
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  
氣象子蒙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管好底便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  
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  
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耻且格只將格字  
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假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  
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者勉強做底便是不至格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  
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  
間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  
以流通如一大州水分數小州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



必不肯只使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允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循窺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

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

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

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

民耻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南升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

格謂庶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已有耻不待上之命也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

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

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

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彼近日

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

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徐因問政刑禮禮四

者如何說曰此正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札則政刑在其中

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幹

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齊之以禮者是

使之知其冠昏喪祭之儀尊卑小大之別教化知所趨既知

德禮之美則有耻而格於善若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

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耻矣問政刑

莫只是怕者之事白專用政刑則是怕者之為矣卓

道之以德集注云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不齊如

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

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如此所謂賢者

俯而就下者企而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

此若不盡從便以刑罰齊之集注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

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

字無意味如只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了集注



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須有禮以齊之則民將視吾之禮必耻於不善而至於善矣人既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只是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曰氏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任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強者也會怕到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革弱者也會革因仁又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事問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韓彭公說分明借這欺天下看它本意也只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鱗鱗。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于章

或問十五志學音旨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己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個字數分曉其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如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趨一步去如人過寒月自然向有大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若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了得



說

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未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  
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  
雖知得了後却若有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  
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知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  
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字學能志學許  
多科級須着還我擔

吾子有五章曰看志字緊要緊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然  
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  
下已踏着了地舉

問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處地去求討未  
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漢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續

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

惑却相似壯祖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聽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

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道道理所以然

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

上須是見它本原一線來便是天命舉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

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

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

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曾不惑曾知天命否

方是切已又云天命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有與萬物

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



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南井  
 問先生教其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其覺見豈有聖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日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何非說虎傷人須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卓

問五十知天命集注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事推其所以然處因其甚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洞然它人用力文亦須會到寓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屬辭曰其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淳  
 十五志于學三十守得定四十見得精詳無疑五十知天命天

命是這許多柄子天命是源頭來處又曰因其甚恁地知得來

處節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執如此也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

否曰如明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亦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曉

問聖人生知安行所謂志學至從心等道理自初合果皆已完具云云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亦是有這

般意思聖人自覺其自有進處故如此說聖人自說心中事而今也不可只做得不可知待之曰立是大綱處把得定否曰立是事物侵奪它不得須子細看恁是如何立是如何



問伊川謂知天命而未至命從心方至命此說如何曰亦是這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約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論全章

〇

問志學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孰却是箇大底立徹

夏問志于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能有立立此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其巧推

久

叔蒙問看來此章要緊在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又

交卸了又問五十知天命曰初來是知事物合着如此到知命却是和箇原頭都知了罷之問此章聖人自是言一生工夫効驗次第如此不以大學格物誠意正心脩身是隨處就實做工夫處否曰是聖人將許多鋪攤在七十歲內看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萬

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于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而到七十便畫住了續

志學字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做來做去就上自長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思孝後來便知所以學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伊川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此意如心行之而著者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

孝 止作一 終作一 開一



兩節不可躡等

○其在父問十五志于學者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

志于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相似字與從心不踰矩相似又問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微妙而非常人

能

之所可測度矣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也  
或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集注云立守之固也然恐未有志不惑而能守者曰此有三節自志學至於立是知所向而大綱把握得定守之事也不惑是就把捉裏面理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之極也不踰矩是不

與

特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 伯羽

問十五志于學者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本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脚着土漸漸地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其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 胡泳

吾子有五而志于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



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一步  
恁地做爲之不厭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爲他物  
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然  
更無所疑五十知天命則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立時則  
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  
惑者見事也知天命者見理也伊川云先知先覺知是知此  
事覺是覺此理又問不惑者是其然知天命者是其所以然  
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未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  
知天命者謂因其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似覺得皆  
天命天理又曰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知天命耳順是知  
從心所欲又是行下面知得小上面知得較大下面行得小  
上面又行得較大

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致處否曰不須如此

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  
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  
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躡之於身庶幾有益  
且說如今學者逐日便能檢防省察猶思所欲之越乎規矩  
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其次第又曰志學方是  
大畧見得如此到不惑時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  
者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  
真切體認庶幾有益

非粗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是  
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  
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  
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  
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  
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



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李札

問耳順曰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  
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道理爛熟耳志學字最有力須是志念  
常在於學方得立則是能立於道理也然事至猶有時而惑  
在不惑則知事物當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當然之理必有  
所從來知天命是知其所從來也上蔡云知性之所自出理  
之所自來最好辨

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  
十五而志于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  
有生熟之分可學

也  
聖人問十五志于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  
學也是眾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  
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平學只脫空說  
他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道夫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聖人  
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

或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  
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本意  
所云乃論學之規模

所謂以類而推只是要近去不要遠了如學者且只做學者事  
所謂志學與立猶易理會至耳順以後事便去測度了士

三十而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是守住至不惑則  
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深一節如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親合當義更知得天初命我時便有  
箇親有箇義在又如命有德討有罪皆是天理合如此耳順  
則又是上面一齊曉得無所不通矣又問四十不惑是知之  
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  
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



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  
字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  
了日用間着刀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  
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理沒了它可惜只如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  
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此心打云但人有以暗聖人  
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明作集注

問聖人凡謙詞是聖人亦有意於為謙抑乎時自不見其能只  
是人見其為謙耳曰聖人也是那意思不恁地自滿濶裏東  
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曰此說也略有此意思然  
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舜而不  
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津

問十五志于學曰橫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說說聖人不到

難

規

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聖  
人了它自恁地會做將去它底志學要乎衆人之志學也底  
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植義  
問十五志于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程子云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如何曰這事遠離其嘗解字警曉底後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曰知此者為盡心能此者為盡性問窮理其  
是自志學時便只是這箇道理到耳順時便是工夫到處曰  
窮理只自十五至四十不惑時已自不大段要窮了三十而  
立時便是箇鋪模定了不惑時便是見得理明也知天命時  
又知得理之所自出耳順時見得理熟從心所欲不踰矩時  
又是爛熟也問所學者便是格物至平天下底事而立至不  
踰矩便是進學節次否曰然問橫渠說五十窮理盡性至天  
之命六十盡人物之性如何曰據五十而知天命則只是知  
得盡性而已又問盡性恐是盡己之性然後盡人物之性否



曰只一箇性不須如此看又曰自聖人言之窮理盡性至命  
 合下便恁地自學者言之且如讀書也是窮理如何便說到  
 盡性至命處易中是說聖人事論語知天命且說知得如此  
 未說到行得盡處如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這便是說知存  
 心養性至所以立命這便是說盡性至命要說知天命分曉  
 只把孟子盡心知性說問四十不動心恐只是三十而立未  
 到不惑處曰這便是不惑知言處可見孟子是義精理明天  
 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強把捉得定問橫渠說不踰矩  
 如何曰不知它引夢周公如何是它自立一說竟理會不得  
 問范公說從心所以養血氣如何曰更沒理會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截去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  
 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  
 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  
 大極圖便是這箇物事賢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

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  
 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  
 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如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  
 細則入身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至但須是見得箇  
 周到底是何物

○孟懿子問孝 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盡亦多端有苟且  
 以事親而違禮有以惜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  
 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  
 專為三家發也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  
 因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  
 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作



孟子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敬言孟氏不可不知南升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為其所得為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借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如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淳

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闕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借禮而說然就孟蓋子身上看時亦有此意思如此故某於末後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倚於偏此是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昏喪祭一

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儘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感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得位亦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又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昏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最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已而已若昏禮便闕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如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友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自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



講習觀之者矣且其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以恣行  
禮濟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  
叔蒙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二說前一說未安曰它是問孝如  
此可以為孝矣賀集注以下  
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其管得不善  
不曾照管得疾了明作

問集注中新說意旨如何曰舊說似不說背面却說背後一句  
相以全用上添一自新說雖用下添一句然常得父母之心  
如此便也自不為不孝故雖添句已不孝添一之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顏順色以致愛於親  
為難曰人子曾中纔有此不受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  
所以為愛親之色為難子夏問孝

問曾字或訓則或訓嘗何也又詩中惜字訓曾不知一音耶二  
音耶曰除了人姓皆當音在增反凡字義去其之為言其也  
者則是音義皆略相近嘗與則意亦略同廣

叔蒙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集注云此為懿子發者告眾人  
者也若看答孟武子子游語亦可謂之告眾人曰無違意思  
闊若其它所告却就其所患意思多然聖人雖是告眾人  
意思若就孟懿子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是專就一人身上  
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賀集注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入  
之如此矣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  
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它所答固  
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  
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  
父母賀集注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

子夏問孝章  
集注曾僉嘗  
按助語梓嘗  
即是曾喻如  
曾經口食之  
而知其味也



可者拒之孟子亦曰曰施舍似曾子此宮黜似子貢則子夏

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

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質之問方否

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固互處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

之者止二句此易於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

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未使之偏勝則其

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過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

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于

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

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

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

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

問色難有數說不知孰是曰從揚氏愉色姤色較好如以為承

順顏色則就本文上又添得字來多了然而揚氏說文學處

又說遠了如此章本文說處也不道是文太多但是誠敬不

足耳孔門之所謂文學又非今日文學之比但子游為人則

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

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灑掃應對子游便忽略了子夏

便只就這上做工夫又曰謝氏說此章甚差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乎法度依本子做觀

答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

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

論亦可見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

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



謹

則中間須自有首尾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懃懃小怕有礙云敬只是把問告子游子夏云云曰須當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為孝敬時模樣如何只說得不濟事南升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方

論語類卷第二十四計九

論語六

為政篇下

吾與回言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嘆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廣

或問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此是前輩已

自說了畢竟要見顏子因甚與聖人契問者無言文蔚曰孔子傳他以文約他以禮他於天下之理無所不明所以於聖人之言無所不契曰孔子未博文約禮之前又如何文蔚曰

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曰何處是他具聖人體段文蔚無答曰

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足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

問也文蔚



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

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便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處

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所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

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

問顏子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跌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為亦足以發明其意又似不欺如克已復禮他便知得克已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

於不違如愚不湏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說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直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

問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其廢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醉而省其私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醉而省其私之謂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字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

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字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

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字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

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字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

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字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



廢處便不足以發義出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言曰不然集注已說得分明  
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  
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  
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  
說管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  
去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相似相道

亦足以發謂其能發已之言若不慊不發是以此而發彼也引  
而不發是引弓而不發矢也用字各有不同人傑

如子貢子夏是曉了較不甚問辨若它人則三番四番說都曉  
不得獨夫子與顏子說時它却恁地曉得這處便當思量他  
因甚麼解恁地且如這一件物事我曾見來它也曾見來及  
我說這物事則它便曉得若其他人不曾見則雖說與他他  
也不曉義明

常露

問顏子深潛淳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蓋恁地時意思當藏在

裏面集注

問顏子深潛淳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義明

問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  
有條理便見得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  
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即見其日用語嘿  
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  
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  
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麤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  
亦足以發一句南升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  
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  
融否曰顏子去聖人不差多止隔一膜所謂於吾言無所不  
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



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  
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終  
然在後這便是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他未達一間處且  
如於道理上才着緊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  
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不去應變  
達權處着他又却不會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  
又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  
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  
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  
聖人尤近或云其於克己復禮動容貌兩章却理會得若是  
仰高鑽堅瞻前然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  
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脚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  
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

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冷見  
於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為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  
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  
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之樂  
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  
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究則於此必疑問矣  
蓋聖人循循善誘人才趨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  
於此以酬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  
爾又却趨逼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  
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



湯

底

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查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自然和順  
 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  
 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一之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  
 在陽中若不融。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  
 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  
 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  
 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  
 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一之  
 器之間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曰便  
 只是這箇。夫子所言。他便會發明而行之。伊川所謂天理昭  
 著。便是聖人所說。這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做。且如對人言  
 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少間只恁地悠悠漫漫。雖然。他  
 地說自將這言語無落著了。到得顏子。聖人與說一句。他便

去做那一句。聖人與說兩句。他便去做那兩句。下語說。能  
 問退而省其私。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之所自知者。夫子能  
 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見。皆是也。  
 又曰私字儘闊。私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大意只是初間與回  
 言一似箇不通曉。底人相似。退而觀其所獨為。又足以發明  
 夫子所說之道。且如克己復禮。夫子告之矣。退而察之。則見  
 其果然克己復禮。因說范氏說私字作與門人言。恐不是。謝  
 氏以不遠作聲聞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又較深。只是  
 無所不說。便是不遠。專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朝

如義剛錄云觀人固是  
如此觀己亦當如此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  
 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



以為己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色如惡惡臭不為己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逐字文振每逐字挨近前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便如此直卿云先生說文振字是實好南并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錄多般有為己而讀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己而讀者

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强者故又觀其所樂端蒙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似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壽

本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為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糝耳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成微底須被微底勝將去徹底但有端倪無力争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能辭之生一敗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跟只管殺殺數次時須



被殺退了，秘說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直箇知得他不好了，立  
定脚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  
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  
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  
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明作

視其所以，一章矣。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  
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便是。炎

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  
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為利者，視其所以以  
用也為也，為義為君子，為利為小人，方是且粗看，如有一般  
人，只安常守分，不恚求利，然有時意思亦是求利，察其所安  
又看他心所安穩處一節，深一節。集註

問觀其所由，集注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  
所讀何書，行其所為，或強勉有所為，後說不如前說。若其  
所為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  
看所安集注下得樂字，不穩，安天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  
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  
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  
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  
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為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為事，亦通。  
所謂知言窮理，蓋知言亦是窮理之一事，然蓋互舉也。又云  
知人亦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得。明作  
問觀其所由，集注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  
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  
雖是而所由未是也。集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廣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



肝當不特如此着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着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談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且如要從師須着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直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槩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論今集注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怒人而終於自怒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

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閑觀人之道先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子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者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此按語方答得上所疑集生分明

所以只是箇大槩所由便看它所從之道如為義為利又也看他所由處有是有非至所安處便是心之所以安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須着自反看自家所以所由所安如何只是一箇道理呂氏以所以作會所自處所由作昔所經由所安作卒所歸宿却成前後事非是一時觀人不必如此說又問觀其所由曰視其所以者只是觀人之凡目所由者便着他



如何地做且如作士人作商賈此是所以至如讀書為利時  
又也不好如孝與忠若還孝而至於陷父子不義忠而至於  
阿諛順旨其所以忠與孝則同而所由之道則別問曰如小  
人為利便是不好了又更觀其所由做甚曰為利固是為利  
畢竟便有一節話若還看只是這人了更不須看辯義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只是時習廣

溫故知新謂溫故書而知新義板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

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

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

新義剛

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若溫故而不知

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存以

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乎曰然又問不離溫故之中

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一之

問溫故知新曰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

六經所載也是這一箇道理但理會得下時時溫習覺滋味深

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

好南升

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聖

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溫故而不知

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夢孫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

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

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



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sub>二</sub>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朝作。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溫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個。

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義剛。

溫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為人師。振。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先生曰：此只是一件事，却有两箇義理。如溫故而不能知新，諸先生把曰：知其所亡，做知新，似倒說了。曰：知其所亡，乃溫故以前事，曰：知其所未有，如今日方做事業，相以便方始，月無忘其所能，乃溫故也。既溫故而如

新謝氏說溫故知新，似說得高遠了。先生曰：程先生說可以為師，作只此一句，可師不如便把做為師之師看。此一句只說是人若不能溫故知新，便不可為人師。守舊而不知新義，便不活，不足以應學者之求。若溫故而知新，則從此儘推得去。呂氏說師尚多聞，只是泥孟子之語。孟子初問也，且恁地說。呂氏便把來作引證，不得大率聖人之言語。聞被他把做恁地說也。無礙理處。辨義。

仁父問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伊川謂此一言可師，此一事可師，切有未喻。曰：伊川見得亦差了。這一句正對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一句。若溫習舊聞，則義理日通，無有窮已。若記問之學，雖是記得多，雖是讀得多，雖是聞得多，雖是千卷萬卷，只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然而這一句說師亦只說平常恁地師，却不說是孔子這般師。兼是這主意，只說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為人師，故發此一句，却不是說如此便可。



以爲師言如此方可以爲師以證人不如是而遽欲爲師  
伊川却只認這意一向要去分解以此知讀書儘着子細伊  
川恁地工夫也自有這般處聖人語言極精密無些子偏重  
亦無些子罅漏如說一言而登邦有諸曰唯其言而莫之違  
只消如此說亦得便須說道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或曰以德報怨  
何如看來也似好聖人便問他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若以直報怨只是依直報之恰如無怨相似且如人有此  
侵我處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與他理會教是便  
了賀孫問以德報怨非獨說道無以報德只是以德報怨也  
自不得曰然如此只是僞只是不誠賀孫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  
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胡連只是

中可用移去別處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  
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檢亂反正裏清  
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爲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  
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  
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鱣鱖鰻鱣鱖鰻雖無不備用但真  
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人傑

君子不器事事有些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賢人則器獲此  
而失彼長於此又短於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聖人時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內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  
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  
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  
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  
以化其稟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



雖未必強處正意莊祖

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南升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女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與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

器他本成就得來夫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大尺是成就得來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圓則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為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為顏闔有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他把來驅駕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問具體而微曰吾嘗說得淺淺看來只是比似孔子較小今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韓義問范氏謝氏說如何曰天下道理皆看得透無一理之不知無一事之不明何器之有如范氏說也說得去然不消如此謝氏說得意思也好推其極乃大底不器尹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任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也孟子說



不肯學他底了。一之。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此為士且而發其言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夫子只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敏於事而謹於言未嘗說無事於言人傑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變務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為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為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着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南

○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

是無不愛比是私也相比或二人相比也是植

君子周而不比周是偏人前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帶在一箇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徧忠信為周如這一箇人合當如何待那箇人又合如何待自家只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徧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周是無所不比也如為臣則忠為子却不能孝便是偏比不周徧只知



有君而不知有親能信為周禮錄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

則其集注中曾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

同於已者與之不同於已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

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

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明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明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

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

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卓

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

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位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注謂普徧是泛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

明作

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

則喜其與已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已異必惡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

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賀孫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

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



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已所以為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踈則踈而已愛惡

已實也

問注云君子小人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

問注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

上亦須照管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須着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偏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

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曰忠信為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

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小人則為惡類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

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私義問范氏說忠信為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曰朋黨後不誠實則不周矣周是公底比無所不比也此是私底周

為子則孝是亦周也一之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

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勉未能如此便去勉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



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字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字只鵲突狂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拗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怠自然便不安穩薄

學與思須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合如何學字甚大學效他聖賢做事南升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明作

學不止是讀書見做事皆是學自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經思量

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

依樣子做植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生硬不會

安帖銖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

學字相對說字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

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

思得這事着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暴元不安如人學射雖

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着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

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何

堪造去射也如何得。集注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

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効人



做事亦學也。孔子使亦步，趨亦趨，是効其所為，才効其所為，便有行意錄。

家問集注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賀孫。

問：思而不學則殆，注身不親歷，所謂親歷豈講未義理與躬行處均為親歷乎？曰：講求義理又似乎思，但就見定事上學去話間，因語及某人曰：此正思而不學之人，只一向尋空去，凡事須學方能進步。集注辨定

問：諸先生說有外意者，有說偏傍者也。須看否？曰：也要見得他礙處。因問楊氏說：思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曰：敬自是存養底事，義自是推行底事，且說思與學也未須說存養推行處。若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裏面博學力行自是兩件。

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讀書看這一句理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不思，便是按古本也，無得處若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又也徒勞心不穩當，然後推到行處。

問：罔字作欺罔無實之罔，如何？曰：不必如此說，罔是昏昧底意，問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否？曰：是勞便是其心勞不安，便是於義理不安，問謝氏窮大而失其所居，如何？曰：也只是不安。集注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禰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言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則有害，便也須便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說，遂休了，若從攻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知只作攻治之攻較穩。幹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反問孟子謂能言距楊

處

處

處

處

處



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

問集注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着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只是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集注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山淵先生諸人。賀孫

問集注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關楊墨，不關老，不知關楊便是關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

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淡而不能惑人，只為釋氏最能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深愈是害人。

攻乎異端章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出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他。只如墨者夷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得。若佛氏則近理，所以惑人。此事難說，觀其書可見。明作。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意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方便，將已業都荒了。集義

由誨汝知之章



所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都不知處也不知耳

下

問知之為知之曰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察或有不合於已雖於夫子亦艱然如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之以此推或問海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廣徐問上蔡之說如何曰上蔡說未是其說求為過高要之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為今人知之以為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只為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說成是知故為他說如此

○子張學干祿章

載者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者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亦實不足以為學矣時舉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節

多聞多見自不是淺陋迫狹人又更闕疑又更謹其餘方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闕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三者不可泥而看也時舉

問干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當闕其疑殆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向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復



禮論之則者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為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問此若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林殺子他于字若大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義剛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者有其廢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其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見未得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實錄

問尤自以全悔自內出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當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廣

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邪錄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饒在其中矣耕不求飽豈



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真无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者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子張學干祿夫子答之者聞主言見主事尤是罪自外至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悔時已錯了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父子相隱本非直而直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沒有餓在其中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云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明也

子張在聖門忽然學干祿聖人但告之以謹其言行便是脩

其天爵而人爵自至曰修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此意

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人自帶得祿時舉錄作聖人之心只教他謹

帶行謂凡言在其中者皆不虛或作而自至之辭如耕本是

求飽却言餒在其中父子相為隱直在其中又為前面也

說得深了而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博學又須

闕其疑而未信始而未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題謹

言而謹行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補耕小異

子張學干祿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恣地時已

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它不教它如何地干也不教

它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是求此而得彼之

義如耕也餒在其中之類皆是君子求其在已而已然而德

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如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豈是要計較它不遺不後

後方為仁義但是為仁義時便自恣地這雖是不曾說利然



教

便天下人皆不遺不後利熟大焉大抵計功之心也是言事  
 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才有計功之心便都不濟事義剛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交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  
 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  
 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直事然直却  
 在其中耕本不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餓在其中切問近  
 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啟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已夫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  
 莫管那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  
 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  
 得最反覆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  
 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  
 道以求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愛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煮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陳仲蔚說何為則民服及使民敬忠以勸二章先生曰前章據  
 本文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貴窮理之意當時哀公舉措之權  
 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它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義剛

或問舉直錯枉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壽

舉直錯枉集注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  
 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  
 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  
 居敬窮理自做工夫壽云此是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  
 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壽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  
 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善擇賢而  
 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  
 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  
 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



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期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而善言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慙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注說得未盡義剛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己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明作

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遷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變移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若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子奚不為政章

○問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意如此據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一之

○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直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明作



問惟孝友于兄弟何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  
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  
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錄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  
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  
得好更宜涵泳南升

○人而無信章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全  
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  
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  
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  
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廣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  
變易也三綱五常且古且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  
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  
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暖暖極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  
如此可知也錄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  
時更變素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  
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  
箇不得義剛

忠實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  
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  
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莫不得不忠尚不得  
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有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過

或問忠與質真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質會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駸駸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己其勢然也子榮

行夫問二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其者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開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那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千萬年

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千萬年

夫道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辛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二十運二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



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實文本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此理忠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才說實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如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相克曰取相生又問漢承秦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先生曰或謂秦是閏位然事亦有適然相符者如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即位即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一般去偽

器之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佳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蓋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寓論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

○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

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是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群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也泯滅不得器之問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度損益却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却要陳如何曰一番新民觀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寓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變戾然四時之運終



示註天叙天秩按阜陶謨曰天叙有典初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注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等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初正惇厚庸章也馬本作五唐

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舉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家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音九減不得馬氏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質文三統此說極好幹

繼周百世可知秦繼周者也安得為可知然君臣父子夫婦依舊在只是不能盡其道爾

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即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太子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此段重在因字損益只字子南升

致道問夫乎繼思而作則忠實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實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真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賀孫

問其解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子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其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矣周其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其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既其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天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太



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  
收了然州郡一齊困窮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清散亦是  
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  
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亦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言否  
皆對以為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曰若說秦不  
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看秦  
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箇不曾泯  
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  
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  
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  
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  
縟禮如此故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  
好是事勢合此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沒人情底所為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  
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  
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備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借天子大夫借諸侯之類又如士庶  
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其廟神  
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  
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



祀

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今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  
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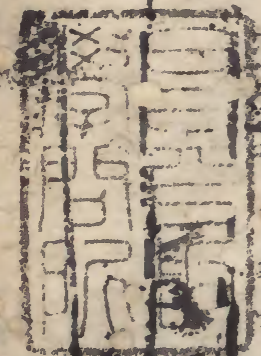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  
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李氏祭之  
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  
立一相或立方或立龜亦可祭也又問中雷之義如何  
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  
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雷亦土地之神  
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壽

見見義不為無勇莫是連上章意思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凡事  
見得是義便着做不獨說祭祀也賀孫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  
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  
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量這般處看兩下並着就

見義不為上者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原頭看下來  
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鑽辨也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也曰此只說眼前事若見得合做底事  
且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上者則只是知未至若知至則當  
做底事自然做將去格



文政三十四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like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text is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significantly obscured by ink smudges and stai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 rows are separated by horizontal line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n old, heavily used document.



